

天下霸唱

原著

# 鬼吹灯

## 之 圣泉寻踪

鬼吹灯风云再起，盗墓者的诡异经历

天下霸唱◎原著  
御定六壬◎改编

最好看的  
盗墓传奇

重现**天下霸唱**经典，**鬼吹灯**世界风云再起！  
盗墓史上最强三人组，

**胡八一、王胖子、Shirley杨** 全面回归！

揭开“**十六字阴阳风水秘术**”背后的秘密，  
探秘的路上，还有许多未知的传奇。

**关键词：**盗墓 古物 黑帮 美国 亚马孙 黄金国 不老泉……

## 天下霸唱

中国最具想象力的作家。其创作的《鬼吹灯》系列风靡华语世界。是继金庸等人的武侠作品以来，在华人中传播最广的小说。天下霸唱的创作将东方神秘文化与世界流行文化元素融为一体，为类型小说打上了深深的中国烙印。他的探险小说所关注的，永远是人在充满未知环境中的思考与行动。跌宕起伏的故事，古老的传承，神秘的遗迹，兄弟间的情谊，生死无常，加之幽默精练的语言，丰富多彩的民间文化，使他的文字构建出了另外一处“江湖”。

<http://weibo.com/guichuideng>

## 御定六壬

实力派神秘作者，博览群书，笔力深厚。

<http://weibo.com/yudingjiuren>

# 目 录

引子 .....	1
第一章 翻身凤凰 .....	2
第二章 龙藏浦 .....	5
第三章 五宗大供 .....	7
第四章 天下第一店 .....	8
第五章 三虎同行 .....	13
第六章 生死簿 .....	18
第七章 通缉犯 .....	21
第八章 古平岗老宅 .....	25
第九章 可耻的叛徒 .....	36
第十章 美国之行 .....	42
第十一章 博物馆惊魂 .....	50
第十二章 天王老子 .....	58
第十三章 印加公主 .....	64
第十四章 风云再起 .....	72
第十五章 欧文教授的研究报告 .....	89
第十六章 古城库斯科 .....	97
第十七章 食人部落 .....	107
第十八章 野人的葬礼 .....	125
第十九章 鬼角 .....	137
第二十章 奇袭 .....	158
第二十一章 逆袭 .....	164
第二十二章 摸金墓 .....	183
第二十三章 灯笼火 .....	199
第二十四章 神仙果 .....	205
第二十五章 天龙出水 .....	214
第二十六章 金矿火洞 .....	226
第二十七章 魔鬼桥 .....	238

第二十八章 太阳神庙 .....	250
第二十九章 小王八 .....	256
第三十章 黄金大道 .....	264
第三十一章 毁灭 .....	269
第三十二章 印加不老泉 .....	277

## 引子

自古有官就有盗，盗者又有红盗、黑盗、白盗之分。红者所盗的是金银宝器，上至达官贵人下至平民百姓都是他们求财的对象；黑盗所取则尽为绿林山匪、恶霸凶徒的不义之财，所以又被称做义盗；至于白盗就有些诡秘了，他们相中的多为地下的玩意儿，死人的家私，也就是坊间所说的盗墓贼。

古往今来，盗墓流派甚多，其中最显赫的当属发丘、摸金、搬山、卸岭四支。我因为祖上传下来的半部《十六字风水秘术》残书干起了摸金校尉的活计，其中历经了各式世事人常，后来，又从清末摸金巨匠张三链子的徒弟金算盘留下来的账本中，了解到了一些关于《十六字风水秘术》的往事。知道此书记载的不仅有下部《风水》，上部《阴阳》，更是包含了通天晓地、寰宇古今的绝世秘术，也正是因为上部《阴阳》太过玄妙，故而被张三链子毁去，以免祸及后人，断了摸金一支的血脉。无奈世事弄人，摸金符辗转传到我的手中，已经物是人非事事休矣。

几年前我摘去了摸金符，封起了洛阳铲。与几位换命弟兄分了生意本，想要就此隐退，过几天普通人的生活。如今随着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神州大地，我准备南下做些小本买卖，等挣够了过日子的钱，就取道美国去还一笔拖欠多年的情债。没想到一场突如其来的大风雪阻碍了我的行程，又一次将我逼回到了老路子上，并从中发现了关于《十六字风水秘术》上卷的真正秘密……

这本《鬼吹灯》中所记录的，正是我在寻找一座不老泉的过程中所了解的关于残卷被毁的真相。

## 第一章 翻身凤凰

1985年春天，一个身穿浆布蓝衣的泥腿子抱着一个包袱走进了我的店中。那人似乎是第一次来城里，眼神飘忽不定，他走到柜台前什么也不问，将一个蓝印花的破包袱拉开了一道口子。我告诉他，小店这几日修整，不收任何东西。那人不依，非要让我给他长个眼，正在我左右为难之时，一道人影风风火火地闪进了大门，一把抓住了蓝衣中年人的手，露出一口黄灿灿的大金牙笑道：“哎呀呀呀，您这宝贝，小店收不起。”

我一见是大忽悠金牙兄，索性将麻烦事都推到了他头上，对那个中年人说：“您瞧好了，这位才是我们‘同源斋’的大掌柜，您有什么买卖，找他就是了。”

中年人立刻把手中的东西搁在桌上，叫大金牙过目。他只看了一眼，两手一摊，摆出一张忧国忧民的村干部脸：“我说这位大老板同志，俗话说的好啊，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您这宝贝好归好，可咱们‘同源斋’庙小力薄，做的是小本买卖，混口饭吃。您这件宝贝实乃世间少见的珍藏。我们呢也是有心收，没力拿。这样吧，您上前边贡院街去找找门路，那里多的是大铺。”

他说完，又回过头来指了指我，压低了嗓子对那人说：“不瞒您说，这个月工资还没给呢，您瞧我这伙计，一脸菜青，都是饿出来的。”

我一听他这说辞，心中不免发笑。大金牙这点儿小九九，只能蒙蔽淳朴老实的劳动人民。这老小子指不定又打什么坏主意，想要贱价收了人家的东西。

那位皮带扎到胸口的“大老板”满脸狐疑，捂着怀里的破布包袱，探头朝我这儿张望。大金牙乘机给我使了个眼色，我不好黄他的脸，只得憋了一口气，顺着他的口气嚷嚷：“对了掌柜的，啥时候发工钱啊？俺家里耗子都饿死一窝了，这日子可怎么过？”

大金牙叹了口气，对那人说：“承蒙您看得起小店，大老远跑上门，连口茶都没喝上。要不这样，咱们取个折中的法子，您把东西留

下来，算寄卖。等回头换了票子再给您汇过去，至于佣金，您看着赏就是了，有多了最好，少点儿我们也没意见，怎么样？”

那人立刻捂起包袱，把头摇成了拨浪鼓，生怕大金牙上去抢他的宝贝。说了句谢谢，就一溜烟儿奔着贡院街跑了。我挪揄了他两句，说：“几年没见，连舌头都快换成金子的啦，说什么像什么，不愧是京城第一名嘴。”

大金牙并不在意，自己先坐到我面前邀功：“大掌柜的，这回你可得给兄弟我记上一功。”

我看他话中有话，就问他刚才那人包袱里装的是什么，为什么不收。大金牙嘿嘿一笑，摸了一把瓜子嗑起来：“胡爷，当初您找我来当店里的掌眼，可真找对人了。幸好我来得及时，也就前后脚的事儿。就刚才那一包东西，别说你夫子庙里七街八井九十九间半铺没人认得，就是拿回北京潘家园，照样坑死一票倒爷。”

大金牙说，包袱里藏的，是一幅唐时古帖，学名叫做“翻身凤凰”。通俗地讲，就是赝品。其实这赝品也分三六九等，“翻身凤凰”指的就是赝品中品相最高、能够以假乱真的伪作。就拿刚才那幅古帖来说，制作工艺相当不俗，是用旧竹帘上的夹纱做头道纸，再收集烟草末起香，以火气将纸质逼脆，最后取大庙中的香灰和成糊，仿造古帖的臭味。这些技艺本身就是令人骇绝的巧智集思，更别提古帖上的字迹用笔纵横自由，毫无规拟之态。连大多行家都信以为真，栽在这“翻身凤凰”前。

听完“翻身凤凰”的来历，我不由对它产生了几分兴趣。刚才要不是大金牙来得及时，我这独门掌柜可就亏大发了。赶明儿要是有机会必定要收它几件来研究研究，提高自己的业务水平，毕竟“一源斋”是受人所托才接手下来，万一砸了招牌，恐怕那位脾气暴躁的桑老爷子非从棺材里爬出来掐死我不可。

大金牙给自己倒了一杯茶，“一收到电报，我摊子都顾不上收拾，麻溜地赶过来了。胡爷，您太够意思了，发财不忘兄弟。‘一源斋’这么响的字号您都盘下来了，小弟当初真没看走眼，您是一身金骨，富

贵天成。不过要我说，六朝古都再好，那也是前朝遗物，比不得我们四九城光鲜。你怎么跑这儿发展来了？不是听说要去美国挣刀子吗？”

我连忙打住了他的话头，慢慢解释起来。

自打下了棺山摘了摸金符，Shirley 杨不时来电邀我和胖子去美国发展。这事儿我们哥儿俩琢磨了半天，还是觉得不太妥当。一来，伟大的祖国还没建设好，人民依旧需要我们当好社会主义大生产的螺丝钉；二来，自我经济基础没有夯实，去了美国要靠女人提携，这种挂不住面子的事，我俩实在做不来。更何况，我与 Shirley 杨之间还有一些事，只有彼此明白。

送 Shirley 杨上飞机那天，胖子说：“毛主席教导我们有机会要上，没有机会创造机会也要上。老胡同志，我必须严肃地批评你，都到这个节骨眼儿上了，你怎么能把到手的机会白白浪费了呢？这是极大的犯罪啊！”

我说：“我自己也没想明白，按理说这么久以来，同生共死，我和她之间的事情不应该再有半分的犹豫，可人到了节骨儿眼上，偏偏就浑身不自在，逼着自己往后退。我胡八一走南闯北从没这么孬过。”

胖子听完我的理由之后直翻白眼，咧着嘴大骂：“老子一屁股坐死你丫的！都说女人心海底针，老胡你他娘的怎么比娘儿们还不省事！”

倒是 Shirley 杨比我豁达许多，她摘下蛤蟆镜，用撒切尔夫人一样的口气下达了最后通牒：“老胡，你现在属于缓期执行。我在美国等着你，希望你能早日投案自首。”人家大姑娘话都说到这个份儿上了，我要是再有半句废话，那就不是纯爷们儿。我当场向伟大的指导员 Shirley 杨敬礼：“首长，您安心，我是您忠诚的警卫员。等小的把咱们的长期作战计划都整理出来，立刻奔赴前线与您会师。”Shirley 杨笑了笑，登上飞机走了，头都没回一个，看来对我这个警卫员那是相当地信任。

为了不辜负首长的信任，我和胖子将生意本儿一分，准备与明叔、大金牙合伙做生意。等挣够了老婆本儿，顺便把英语练麻利了再去与她会合也不迟。没想到几个月后胖子拍着屁股去了岛国，说是要为当初受到迫害欺压的同胞们讨回公道，在经济上对小鬼子进行残酷的制裁，把他们买米买油的钱都挣光，回头给祖国人民铺桥盖屋。我从没想到胖子能有此等觉悟，临走的时候依依惜别，再三叮嘱他不能被岛国上的女特务蒙蔽，回头做了汉奸，可别怪做兄弟的到时候翻脸不认人。

多年的患难之交，说散就散了，心头难免有些不是滋味。正值改革大开放时期，很多人都南下经商，我也顺应时代的号召踏上了南下的绿皮火车，没想到在南京站换车的时候遭遇了一场突如其来的变故，再也走不了了。

## 第二章 龙藏浦

那是 1984 年的冬天，因为大风雪的缘故，我到南京站之后排了半宿队，死活没买到当天的火车票，最早一班车也要三天以后。当时跟我一起被搁置的旅客还有七八个人。其中一个是位常年在朝天宫练摊儿的倒爷，这人姓赵，小时候爹娘没照料好，给田里的花蛤蟆啃过，烂了一头的脓疮。现在脓没了，疮还在，所以得了个生动形象的译名：赵蛤蟆。

我跟他同坐一节车厢，随口聊了两句才发现彼此算半个同行，一路下来天南海北地胡侃，渐渐熟络了不少。赵蛤蟆这人，典型的南京大萝卜，简单好懂。他一看我没买着票，就邀请我留在南京转转，小住几天。我本来就没有太具体的目标，既然买不着票，那在金陵城里闲晃几日也不失为一个好主意，随即挎着我的背包跟他去了朝天宫古玩市场。

当年的朝天宫不像今天是专门倒腾古玩的地方，那年头白下区还属于城乡结合部，朝天宫那片跟庙会赶集差不了多少，除了古董摊，更多的是一些卖衣服鞋帽、鸡鸭果蔬的小商贩，鱼龙混杂。赵蛤蟆的铺子在市场外边的街道上，租的是一处民房的小单间。

他的小铺十平方米见方，里面多是些西洋玩意儿，什么琉璃灯、水烟斗、波斯地毯、大理石雕像。我说：“你这到底干的是古玩，还是装修？”赵蛤蟆哈哈大笑，一张饼脸快赶上洋瓷盆了。

“这你就不懂了，现在的人都好这些洋玩意儿，随便淘换两件往家里一放，看着就摆。”赵蛤蟆丢下行李，指着外边的大市场说：“别看朝天宫今天热闹，兄弟我发现一处更绝的地方。晚上带你去见识见识，保管叫好。”

他说的那个地方就是夫子庙，侵华战争的时候被战火烧成了半壁残骸。1983年夏，国家决定对夫子庙进行复建工作，已经初见成效，不少店面已经陆续撑出了模样。赵蛤蟆摸着痢痢头说这地方日后商机无限，他走后门，托亲戚给预留了一间小铺子，准备先占个天时地利，等夫子庙火起来之后，那人和也自然跟着就来了，不愁没有买卖送上门。

至于为什么选在晚上去逛，自然是为了十里秦淮的动人夜色。说到秦淮河，那在风水学上也是一桩著名的啼笑案。秦淮河本是长江的一条支流，古时的淮水，本名“龙藏浦”。可你想啊，古时候跟龙沾边儿的，只得皇上一人。相传秦始皇东巡时，望金陵上空紫气升腾，心里很不开心，他觉得天下是他的，王霸之气也是他的。又听说这儿有条河叫“龙藏浦”，当时胡子就翘起来了：你金陵一不是皇都重地，二不是龙脉所在，凭什么叫“龙藏浦”！这不是摆明了要造反吗？也就遇上了这种“焚书坑儒”不讲理的主，敢与山河大川叫板，不知道从哪里找来一队搞土木工程的，在金陵城附近大肆破坏，胡乱搭建违章建筑，愣是把金陵城外的方山给砸成了水坝，断了淮水活源。又以黄金灌地，企图封死金陵的王气。后人误认为此水是秦时所开，所以称为“秦淮河”。

不过历史证明“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秦始皇幼稚的举动只是自欺欺人，秦朝到二世就被农民起义推翻了。金陵城却成了后来的六朝古都，挡都挡不住的风水宝地。

### 第三章 五宗大供

夫子庙复建无疑给当地居民带来了巨大的商机，许多像赵蛤蟆这样眼光独到的生意人都把自己的盘口搬到了秦淮。他本来要请我去饭店里撮一顿，算是接风洗尘，不过，我急着想看他口中江南秦淮的水上风光，不愿意去规矩繁多的大饭店里头吃饭，两人就在路边用馄饨面凑合了一顿，然后包了一辆小三轮往夫子庙去了。

初入夫子庙，我先是被一道百米长的大照壁震撼了心神。红墙上飞舞着两条五爪巨龙，顶上盖的是金黄通透的琉璃瓦，威严不可方物。这条照壁相传是明朝万历年间建成，应的是风水里“前照，后靠”之说。

还没来得及看个仔细，赵蛤蟆忽然拉了我一把，指着前头的大广场说：“老胡你快看，咱们碰到巧上去了。”

话音还没落下来，就被一阵惊天震地的巨响给盖了过去，我心说最近国际形势也没发生什么巨变啊，和平时期放炮干吗？顺着动静一看，只见一条巨大的七彩幡龙正随着人群在广场上游动，百十号人的腰鼓队把音乐奏得山响，沿途的百姓都被吸引过来了。我掰着指头算了半天，然后问赵蛤蟆：“今天什么日子啊，这么大动静？”

赵蛤蟆看着那条七彩舞龙，无不羡慕地说道：“五宗大供、又有大铺子开业了。”

五宗大供，这在老北京是大商号祭拜财神爷的标准供奉。用的是整猪、整羊、整鸡、整鸭以及红鲤鱼。

前几样都好制备，唯独红鲤鱼不好办，这鱼必须是“龙鲤”。所谓“龙鲤”就是头上带角的红鲤鱼，这种鲤鱼全身殷红如血，唯独头顶上有两处凸起的白瘤，如同刚发芽的龙角一般，雌鱼十年只产一卵，如此罕见的品种，有钱都不一定能买到，何况是拿它炖汤祭神。所以一般的商号只能用石灰膏在鱼头上点两个犄角充数，算不得真正的五宗大供。

我听老一辈人说过，当年四九城里头也只有号称“五鹤朝天”的百年老字号——鹤年堂能够十年如一日，拿正宗的红鲤鱼祭神拜祖。不

过到了第十一个年头，这个传统也就废了。因为实在找不着龙鲤，此鱼的珍贵可见一斑。

我与赵蛤蟆都没见过传说中的龙鲤，一琢磨就跟着人群涌到了那家店铺门口，想看看到底是何方神圣，敢弄这么大排场。

## 第四章 天下第一店

这间新开张的铺子设在棊星门里头，我一看地段就知道不是寻常人家能起的门脸。棊星门在三门六柱里属正宫门，也叫做九五至尊门。“九”是阳数中的极数，“五”在阳数中居正中，“九五”就是极阳居正。古时候皇帝才有资格从正门进，其他文臣武将只能贴着两边的侧门走。

能将店面立在这里，店主必然是个门路极其广络的人，与本地政府的关系怕是只深不浅。

果不其然，隔着半条街就能看见店铺外边人头攒动，围观的民众不在少数，愣是没有一个敢上前一探究竟。我挤到门面前头一看，只见门前两边的广场上，齐溜溜地排着四辆红旗牌轿车。那是什么年月，大姑娘结婚的时候能见着一辆凤凰牌自行车都能从梦里笑醒，何况是轿车。普通百姓家里根本不让配备，难怪围观的没有一个人敢轻易上前凑这热闹。

那店铺占的是一处三进三出的古宅，门楣上挂着“一源斋”三个苍劲有力的大字，还有一枚看不懂的印刻点缀其中，想来可能是题字人按的印章。看门脸这里应该是间古董店，我想进去瞧瞧。回头招呼赵蛤蟆，没想到这死小子已经跑没影儿了。我本来料想他可能是看见了轿车，怕跟政府里边的人打照面，所以才逃跑了。像他这样倒买倒卖的投机分子，害怕也是人之常情，可后来才知道，这死小子是看懂了印章里的玄机，撇下我自己落跑了。

我刚踏进堂厅，就有一个秘书模样的瘦竹竿子走了过来，他看了我一眼，眼神动都没动。递过来一张薄薄的宣纸说：“先生，请留名。”

我有点儿不解，没听说逛商店还要留字据的，不过既然人家店里有规矩，我这个不请自来的客人也不好多说什么，只得提笔把名字写了下来。竹竿子拿着我的字看了半天，随即走到厅堂门口，对外头的

人说：“今天的名额已经满了，有兴趣的明天请早。”说完将木门一推，从里头把大门给闩上了，转过头来面无表情地对我说：“胡先生，内堂请。”

竹竿子带着我左拐右晃，脚底下一点儿声音都没有，有好几次，我都觉得他是贴着地面在飞。等到了他口中所说的内堂一看，里面已经坐了十来个中年男子，有几位爷，光凭吐纳就知道是常年在江湖上跑动的手艺人。我才跨进去半步，他们都齐刷刷地把目光抛了过来。我一边往里面走一边冲大家微笑，他们见我不过是个无足轻重的毛头小子，也就不大放在心上，又纷纷把头扭了过去。

我见没人愿意跟我搭话，就选了一个没人注意的角落坐了下去。竹竿子倒是个挺称职的秘书，给在座的沏茶倒水，最后从屏风后面慢悠悠地拿出一只古朴无华的木盒说：“各位，请看。”

说时迟，那时快。就在他打开木盒的瞬间，屋子里的灯悉数灭了个干净。我还没来得及眨眼，有几个人已经先站了起来。只见木盒之中躺着一颗牛眼大的琥珀，在黑暗中熠熠生辉。我心说没劲，搞了半天，只拿出这么一颗猫儿眼来糊弄大家。看来店主也只是徒有虚名的江湖骗子。

堂中的宾客好像也跟我有一样的感觉，目光中多少露出不屑的神情。其中有一个离我最近的大胡子，他黑着方脸，一掌拍在檀木桌上：“姓桑的老鬼是什么意思，敢拿这种次货出来糊弄老子！”

我离他最近，又坐在同一张桌子前面，就好心劝他说：“这位大叔，何必动气呢。做生意讲究一个有买有卖，犯不着为了这点儿小事伤了和气。”本来是好心劝他，没想到大胡子个子不大，脾气不小，指着我大骂道：“你小子算哪根葱，敢跟爷爷叫板？”

我一看他这股南霸天的嚣张气焰，气就不打一处来，百万农奴都翻身做了主人，你还想强装三座大山压迫老子，立刻卷起袖子表明了自己的立场：“我们是坚持和平反对战争的。但是，如果帝国主义一定要发动战争，我们也不会害怕。我们对待这个问题的态度，同对待一切‘乱子’的态度一样，第一条，反对；第二条，不怕。”

还没说完，大胡子挥着铁掌向我扫来，我仗着年轻力壮准备迎接他一掌，挫挫他的锐气。没想到这人的掌力之间竟然夹着暗器。

我见整排细针扑面而来，实在不敢接，一猫腰，想乘机把大胡子撞个王八朝天，没想到他动作竟比我还快，左手自腰间又发出一排细针，我收不住身形，眼看就要自投罗网给扎个满脸麻斑。想不到我胡八一英明神武了一辈子，今天居然要栽在一个连“毛选”都没读过的家伙手里。早知道这样，当初还不如把心一横，随 Shirley 杨去美国。毛主席不是一直告诫我们说成功的华人大多是敢于冒险的人，前怕狼后怕虎，只找简单的工作做，那什么时候能冲出去呀？毛主席的教导我怎么早没听进去呢。

正在我发誓下辈子要端正态度好好给 Shirley 杨做警卫员时，忽然觉得一阵头昏眼花，后背像被人拿烧火棍暴打了一顿。等回过神的时候，大胡子已经倒在一边失去了意识。

我还没弄明白怎么回事，竹竿子已经移到了屏风边儿上，他额头上冒着牛毛汗，弓着腰十分恭敬地说：“惊动您老人家了。”

所有人的目光一下子集中到了那幅屏风上。

一个派头十足的银发老者在竹竿子的搀扶下从屏风后面踱了出来，脖子仰得老高，全不把在座的放在眼下。

“五毛这厮敢在‘一源斋’里放肆，落得这样的下场全是他咎由自取，老夫只取了他一臂一腿略做小惩。你们可有意见？”

老头子本是我的救命恩人，可也犯不着一出手就把人家大胡子打成残废。我心中嘀咕了几句，没想到老头子忽然瞪起双眼，厉声对我喝道：“好小子，你竟敢质疑老夫！”

我被他一语道破心事，倒也没那么害怕，索性开口说道：“晚辈的确是不服。虽然老人家你对我有救命之恩，可下手未免太黑了！你那一下打得威风，可有没有想过，他家里老小以后该怎么办？”我看老头子面色越来越暗，担心他一时气不过，背过气去，立刻补充道：“当然了，总的来说，您的功劳第一位，错误第二位，这是不可置疑的事实，我想在座的各位一定也是这么想的，对不对？”

这一句话补充得十分关键，几乎成了我的救命稻草。在场的人怎么也没想到我会把这个带刺儿的皮球踢给他们，来不及多做思考，纷纷点头拍起了老头子的马屁，就差把他比喻成玉皇大帝的亲爹了。

人一上了年纪，跟小孩子其实没什么大差别。别看老头子刚才皱眉瞪眼怒得跟鬼一样，眼下已经满面红光微露笑意，还拿出首长的派头，对在座的摆摆手：“都坐，都坐。”

此情此景看得我又好气又好笑，却不敢再招惹这个老小孩，万一他当堂哭闹起来，那传出去我还要不要在道上混了？

老头子耍过威风之后心满意足地坐了下去，盯着桌上的木盒说：“老规矩不变，说出这盒子里是什么物件的人，分文不收将宝物拿走。”

又有一个憋不住的大胖子举起了手，用乡镇企业家开大会作报告的神情说：“桑老爷子，您‘同源斋’这么大的门面，只拿一颗夜明珠出来，是不是有些……有些不妥？”

大胖子斟酌再三才开口试探，我本来心中也藏着同样的疑惑，立刻竖起耳朵，想听个究竟。没想到老头子的脸色又变了，这次红得像块刚取出来的猪腰子。竹竿子立刻给他顺了一口茶才将火气压了下去。

“荒谬！我桑玉吉是什么人，老夫说它是宝物它就是宝物，你们这些有眼不识泰山的驴骡子，来人啊，都拖出去，别脏了我‘同源斋’的地方！”

老头一发话，竹竿子比谁都勤快，两臂一揽拖起大胖子和地上的大胡子就往门外摔。两个大汉少说也有三四百斤的重量，他说丢就丢，手下的功夫可见一斑。剩下的宾客里有几个年纪稍轻一点儿的，立刻“嗖”地一下站起身来。我以为他们是要联合起来向老头讨个说法，告诉这位自以为是的独裁者，《日内瓦公约》已经签订了，他不能这样胡乱使用暴力，不想这帮没出息的小兔崽子只是抱拳鞠躬就此离去。

一时间内堂里连我在内，只剩下四五个人，不免有些冷清。不知道为什么，我忽然感觉到一股阴气直往脖子里钻，像有无数小虫子在脊背上乱爬。

“桑老大，既然您说这是个宝贝，那俺们也不敢多说啥，要不这样，您让俺把珠子拿起来，看明白点儿。”一个穿着貂皮戴着毛帽的老汉慢慢站起身来，也不等店主点头，径自走到木盒旁，张开大手将珠子取了出来。

我坐的位置不太好，视野被厅中的柱子挡去了一半，不太能看清貂皮老汉是如何鉴别那颗宝珠的。只知道桑老头摇头晃脑地在太师椅上穷开心，看来是遇上知音了。内堂一片寂静，除了貂皮老汉不断地发出抽泣和叹息，其他人连个屁都不敢放。我搬起长凳想往中间靠一靠，仔细研究一下那颗珠子，没想到刚抬起屁股来，貂皮老汉像得了失心疯一样，“啊”的一声轰然倒地。我还在郁闷是不是自己动静太大，惊着老人家了。谁知貂皮老汉又接连发出几声惨叫，对着空气大声叫道：“别过来，别过来！”

周围的宾客都不明白他发的哪门子神经，纷纷往后退。貂皮老汉涨着一脸紫气，眼睛里布满了血丝，发了疯一样抡起身边的木椅，到处乱砸，满屋的古董家具被他砸了个粉碎，那颗牛眼大的宝珠也被他摔在地上散发出碧绿的寒光，照得人脸都绿了，十分恐怖。

桑老爷子却像看戏一般，直等貂皮老汉出气多进气少瘫倒在地上，他才发话说散了。

他这句话一出，牛眼珠的光芒立刻暗淡了下去，屋中那股鬼魅的气氛随即散去。我重重地喘了一口气，这才发现自己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出了一身的冷汗。

貂皮老汉为何忽然发疯，我心中想不出个所以然，隐约觉得那颗牛眼珠并非想象中那么简单。这个时候要是 Shirley 杨在，以她的冷静和博闻说不定能猜出个一二。现在单靠我的力量，实在很难参透其中的奥秘。

貂皮老汉一倒，其他人再不敢多话，一个个用见了鬼的表情盯着地上那颗宝珠。桑老头此刻十分得意，捻了一下银须，故作惋惜：“老夫归国这些日子，遇到的尽是你们这些不学无术的酒囊饭袋。想不到

内地人才如此不济。想找一两个懂行知理的内行人竟有如登天揽月一般。实在叫人心寒，你们几个也都退了吧！”

我对那颗珠子实在好奇，看到貂皮老汉在地上抽搐，不禁想起当年在精绝古城里遭尸香魔芋蒙蔽的情景，难道这颗牛眼珠竟与异域魔芋一般，也有扰乱人心智的力量？

正寻思着要不要上前试一试运气，地上的宝珠忽然原地打起转，发出“嗡嗡”的低鸣，慢慢地朝我这边滚了过来。

## 第五章 三虎同行

那颗刚夺取貂皮老汉心智的牛眼珠忽然动了起来，带着“嗡嗡”的低鸣不紧不慢地朝我脚边滚过来。我赶紧往左边挪了一步，没想到它居然像认路一样，也跟着我拐了过来。我又试着向右跨了两大步，它依旧死缠烂打，急得我满头大汗。这位珠爷，咱们好像是第一次见面吧？你能不能矜持一点儿，别老贴在我屁股后面跑？

眼瞅着珠子就要到跟前了，其他人伸长了脖子往我这边看好戏。我心下一横，他奶奶的，不就是一颗破珠子吗，还能吃了老子不成？一弯腰，把那颗牛眼珠死死地抓在了手里。

刚入手只觉得烫人，像满手抓了火堆里的毛栗子，后来才发觉是因为珠子太凉才会产生类似冷灼伤的痛感。

我握紧牛眼珠，警惕地环顾四周。生怕有什么不干净的东西忽然从角落里冒出来。对付粽子我摸金校尉有的是办法，可光天化日之下与魑魅魍魉搏斗，那可是从来没有的事。只可惜我那本《十六字风水秘术》是部残书，只有后半部《风水》，无法参透前半卷《阴阳》的奥秘。要不然，管你是什么牛鬼蛇神，统统打倒，怕个球。

为了给自己壮胆，我深吸了一口气，走到内堂中央端坐了下来。桑老爷子似乎很满意我的举动，树皮一样的老脸上慢慢地笑出了褶子，起初我并没有觉得有什么不对劲儿，可后来他越笑越欢，连牙龈都露出来了，整张嘴恨不得撕到耳后根子上去，到了最后他的笑声竟似虎啸猿吼一般震得人两耳生疼。